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罗马

1400~1600

[美] 洛伦·帕特里奇 著 郅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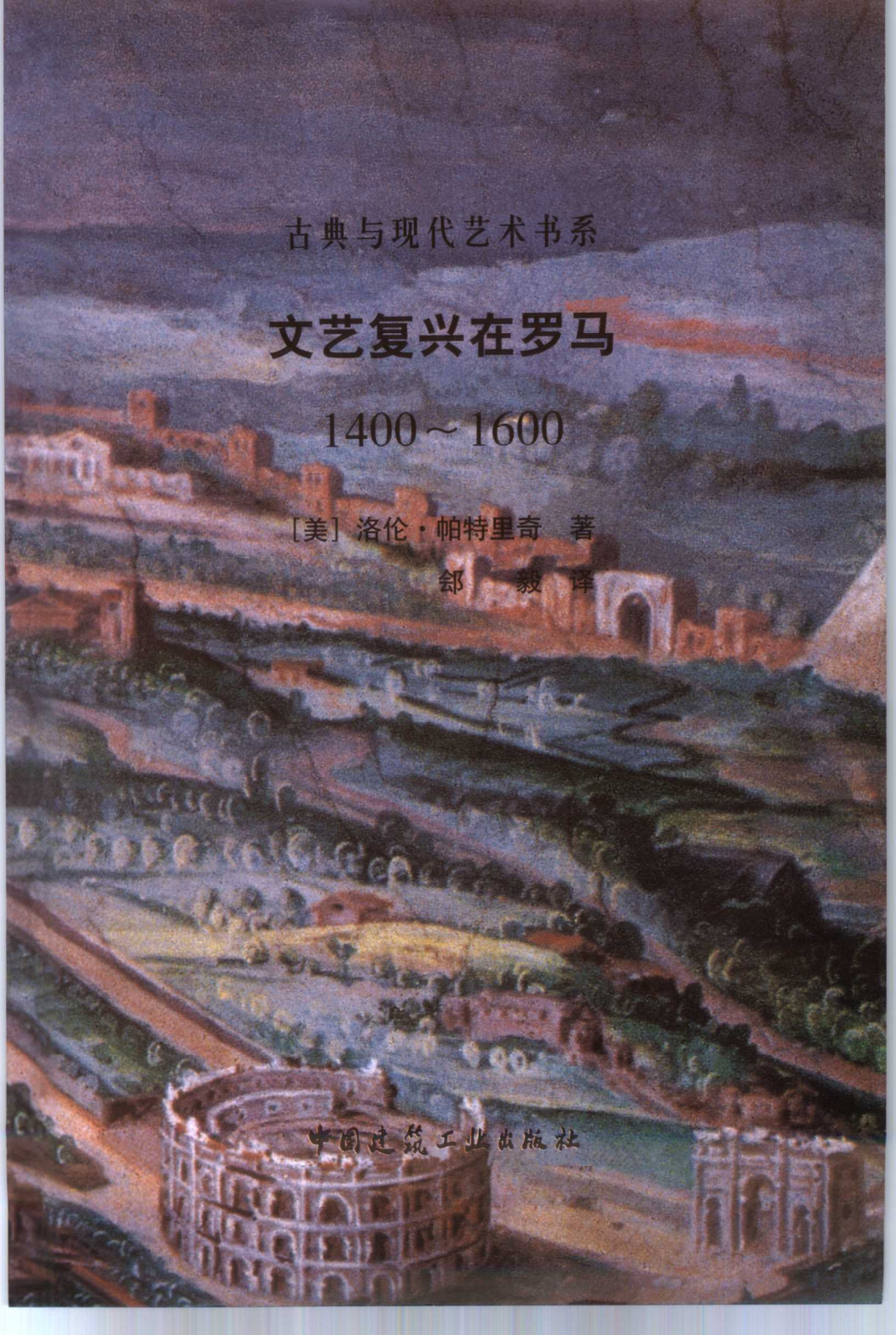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罗马

1400~1600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罗马

1400 ~ 1600

[美] 洛伦·帕特里奇 著

郅毅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3-27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复兴在罗马 / (美) 帕特里奇 (Partridge, L.) 著,
郅毅译.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ISBN 7-112-06215-2

I. 文... II. ①帕... ②郅... III. 文艺复兴—艺术
史—意大利 IV. J154.6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938 号

Copyright © 1998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Lt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China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Press

本套图书由英国 Laurence King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马彦 王雁宾

责任设计: 彭路路

责任校对: 张虹

古典与现代艺术书系

文艺复兴在罗马

1400~1600

[美] 劳伦·帕特里奇 著

郅毅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印张: 5³/₄ 字数: 25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一版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8.00 元

ISBN7-112-06215-2

TU · 5483(1222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地图：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城 6

绪论 赞助人与教皇：圣人还是罪人？ 9

第一章 城市化：腐烂的陈尸和新耶路撒冷 19

重建罗马的准备 19 地图：约1400年文艺复兴初期的罗马 20

早期的规划：从尼古拉斯五世到保罗三世 22 查理大帝五世的胜利 26

皮优斯四世 32 西库斯托斯五世的新耶路撒冷 36

第二章 教堂：球体与建筑无序的和谐统一 43

尼古拉斯五世对圣彼得大教堂的改造 43

圣玛利亚·德尔·波波洛教堂大教堂和蒙特里罗的圣彼得大教堂 44

伯拉孟特与米开朗琪罗：新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 50 罗马耶稣会教堂 57

第三章 宫殿：豪华与混乱的结合 61

梵蒂冈宫殿、威尼斯府邸和坎切列里亚府邸 61 望景楼中庭 68

卡布里尼府邸和布兰科里奥·德尔·阿奎拉府邸 70 马西莫府邸 72 法尔内塞府邸 74

第四章 圣坛背景墙饰物：精神与物质 79

文艺复兴早期的两个圣坛背景墙饰物 80 拉斐尔：西斯庭圣母和基督变容 86

塞巴斯蒂亚诺和帕米贾尼诺 92 1527年“罗马的劫难”之后的罗马圣坛背景墙饰物 95

米开朗琪罗的《哀悼基督》 103

第五章 礼拜堂装饰：空间、时间与永恒 109

梵蒂冈宫殿里的尼古拉斯五世礼拜堂 112 西斯庭礼拜堂：1475~1482 115

圣玛利亚教堂的卡拉法礼拜堂 118 西斯庭礼拜堂：1508~1520 120

蒙特里罗圣彼得大教堂的波吉里尼礼拜堂 131 西斯庭礼拜堂：最后的审判 133

世俗的宗教团体和他们的小礼拜堂 136

第六章 政府会堂：艺术的力量 145

伊里奥多罗大厅 148 康斯坦提诺大厅 152 保利那大厅 159

瑞吉拉大厅 162 法斯蒂·法尔内塞大厅 167 卡皮塔尼大厅 170

结语 1600年以及之后的发展 173

大事记 174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 176

参考书目 176

原书缺页



绪论

赞助人与教皇：圣人还是罪人？

图 1 中的木版画将教皇描绘成一个罪人，而图 2 则用壁画的形式将教皇描绘成一位圣人。这种对一位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极端不同的态度充分反映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统治制度及教皇赞助的情形。

在壁画中，西库斯托斯四世（1471~1484 年在位）头戴罗马教皇之三重冠，身着他的官袍，在圣彼得的带领下走向刻有“天堂”字样的城堡。壁画最初的拉丁文铭文上写着：“作为对西库斯托斯四世虔诚的奖赏，圣彼得引导他进入天堂的领地（并对他说）：‘为了主，您为穷人在地球上准备了一个家园（圣灵医院），主就在天堂赐给你一个家’”。

37 幅画依时序记录了西库斯托斯四世生平的场景，然后便是在圣灵医院的这一幅。这些图画有力地表明他应得上帝对他的奖赏。西库斯托斯四世的母亲对儿子受到宗教神召产生了预言式的幻觉，而他也奇迹般地的疾病和意外事故中恢复，都证明：作为一个孩子，西库斯托斯四世一直受到神灵的眷顾。其他的图画描绘了西库斯托斯四世进入圣芳济会，他受人欢迎的布道，他在神学辩论上的成功，以及他在教阶制度上被连续任命不断提升：圣芳济会会长、红衣主教直至教皇。作为教皇，他被描述为圣·波那文多拉（1221~1274 年）封圣，接受了来自全世界的君主向他顶礼膜拜，并支持了反对土耳其的宗教圣战。图画中的大量作品（12 幅）都将西库斯托斯四世最大的功劳归于他在罗马推行的城市化的工程：改进街道、广场、围墙、水供给以及河港，修建了横跨台伯河的桥梁；西库斯托斯四世恢复和重建了大量的教堂，其中包括圣玛利亚·德尔·波波洛教堂；重建为弃婴、穷人和年老者修建的圣灵医院，并修建了梵蒂冈图书馆。

荷兰神学家伊拉斯谟（约 1469~1536 年）创作的《尤里

图 1 德国版伊拉斯谟创作的《尤里乌斯的驱逐》的卷首插画（最初的拉丁文版本，1517），作于 1523 年，木版画，14.7cm × 12.3cm，拜仁州国家图书馆，慕尼黑。

尤里乌斯二世在年轻的牧师、他的附身恶魔和军队的陪同下，身穿盔甲，手中持着一把钥匙，一个列队行进的十字架和教皇的诏书（官方文件），文件上盖满了印章。尤里乌斯二世的护胸甲上刻有“PM”两个字母，它们是“Pontifex Maximus”（意即至高无尚的牧师）的缩写。而在紧锁着的房门后的圣彼得正朝着天堂的方向望去，在下面的对话中暗示，他们代表着“最严重的瘟疫”。



图2 佚名, 圣彼得指引西库斯托斯四世进入天堂, 作于1473~1483年, 壁画, 圣灵医院, 罗马。

西库斯托斯身后的橘子树在最寒冷的冬日结出了果实, 象征着获得拯救。在通向天堂之门上方的敞廊里, 天使们用音乐热烈地欢迎着西库斯托斯的到来。

乌斯的驱逐》中木版画部分描绘的是圣彼得与尤里乌斯教皇(1503~1513年在位)在通往天堂之门旁边的对话:

圣彼得: ……永恒上帝啊, 这里有多么难闻的下水道的味道啊! 你是谁?

尤里乌斯: ……你知道你在冒犯怎样伟大的人吗? 听着……在积累财富方面我滴水不漏; 当本特蒂沃格里攻占了波伦亚城之后, 是我重新将它建成罗马主教的辖区; 从未被任何人战胜的威尼斯人在我的战场上被彻底击毁……我仿造了一个对立议会, 从而巧妙地解决了分裂主义者的议会, 而且……我把法国人从意大利彻底地赶走, 当时他们可是全世界的恐惧……尽管我支撑着这样强大的军队, 取得了如此之多的胜利, 并且在如此多的地方修建了无数的建筑, 当我临终时, 我仍留下了5000, 000的达克特!……

圣彼得: 疯子啊! ……我所听到的不是一个教会, 而是整个世界的首领啊! 这简直比异教徒更让人生厌……请告诉我, 谁是最先将您的所有装饰加之于这所教堂的人? 要知道, 基督本该是……没有任何负担和累赘的呀!

1. 从前流通于欧洲各国的钱币, 硬币——译者注

尤里乌斯：……他们说有一个人，好像是康斯坦丁吧，完全放弃了他西尔威斯特的王权——罗马教皇……

圣彼得：这真称得上是一个传说。

尤里乌斯：确实是。我自己也曾经怀疑过……但是，从我的利益考虑，我还是选择相信……

圣彼得：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听到人世之外的任何事情……

尤里乌斯：也许您还在梦想着那个古老的教会，在那里您……只是名义上的教皇而已。如果今天您看到如此繁多的在君主财政支持下建造的庄严的建筑，看到处处的数以千计的牧师们（他们中的许多是那么的富有），看到那些在军事力量和财富上都可以与国王相抗衡的主教们，以及这些主教所拥有的辉煌的宫殿，您又会说些什么呢？

圣彼得：我正在看着一个世界上最糟糕的暴君，一个基督的敌人，一个教会的祸害。

尤里乌斯：您不会这么说的——如果您亲眼目睹了我的丰功伟绩中的任何一件……那些马群，那些武装着的士兵们的游行和指挥官身上的饰品……主教、骄傲的红衣主教和战利品的队伍正在进行奢华的展示；人们和士兵的呼喊直冲云霄，所有的一切都伴随着欢呼，喇叭的乐声，号角的吹起，大炮火焰的闪耀，洒落在人群中的硬币。而我，则被高高抬起如同圣人一般……他们在庆功宴上为我大声呼喊，他们称我为能用闪电动摇一切……（并）拯救地球上人类的朱比特……您仍不愿为我开启这扇天堂之门吗？

圣彼得：即便是对于比这一次更加令人防范不及的瘟疫而言……您本人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为您自己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天堂……

与这两幅图十分相似的是，几乎所有画中，教皇都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建设者和艺术的资助人。而事实上，伊拉斯谟这本书中所讨论的相当大一部分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教皇或者由教皇领导的教会方面的官员的委托下完成的。如若不然，这些形象该会大不相同了吧。

在圣灵医院中，教皇被描绘成一个聪明的传道者，知识渊博的神学家，得到灵感的首领和能干的管理者。他通过拯救公正（圣波那文多拉），毁灭异教徒（土耳其人）行使神权。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臣服于他的大权之下。他虔诚地照

图3 梅洛佐·达·弗尔利, 教皇西库斯托斯四世任命帕拉蒂那为梵蒂冈图书馆馆长, 作于1476~1477年, 壁画, 梵蒂冈美术馆。

这幅壁画最初是为西库斯托斯四世创建的梵蒂冈图书馆而创作的, 画面中自右向左分别是: 西库斯托斯四世、罗马教皇首席书记官拉法伊勒·利阿瑞奥(1477年为红衣主教并修建了坎切列里亚府邸)、红衣主教朱里阿诺·罗韦勒即未来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教皇图书馆馆长帕拉蒂那、伊莫拉和佛罗里的伯爵朱里拉莫·利阿瑞奥和罗马地方行政长官乔凡尼·德拉·罗韦勒。除帕拉蒂那之外, 其余的所有人物都是教皇的“侄子”或者亲戚。壁画中铭刻的文字意为: “罗马, 这个曾经肮脏污秽的城市, 现在是重修的庙宇、弃婴医院、街心广场、人行道、桥梁、重建的特维喷泉水系、供船员使用的港口以及梵蒂冈山上的防御工事, 而今, 又修建了著名的图书馆。这一切, 都仰仗着您: 伟大的西库斯托斯。”



顾那些穷苦的人们, 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对罗马的改革重振教会。这幅关于梵蒂冈图书馆成立的壁画描述的正是西库斯托斯四世对城市的革新(图3)。

伊拉斯谟用早期基督教虔诚、人性、贫穷以及自我牺牲的理念作为标准, 重新评价尤里乌斯二世, 将教皇描绘成集极不虔诚又厚颜无耻的世俗、傲慢又自私自利的专制统治、对财富和军事权利异教徒般的热爱以及自我膨胀和贪婪的欲望于一体的化身。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制度看作是世俗的这一点上, 伊拉斯谟无疑是对的(图4)。管理欧洲最大、最错综复杂的国际性组织, 支撑数以千计的中世纪式法庭或者教皇法庭以及维护和扩大设备都需要相当大的金钱支援。基督教徒在16世纪上半期与教会的脱离, 加上新兴起的阿尔卑斯山外边民族国家对教会土地和财富收入的没收, 导致北欧方面给罗马的财力援助有所降低, 因此, 教皇制度被迫不得不在财政上更多地依附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政府, 作为其税收基地。事实上, 教皇制度下的大部分军事行为, 包括尤

里乌斯对波伦亚的本特蒂沃格里或者法国人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人的战役，都是为了扩张并巩固教皇政府的统治。因此，教皇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诸如非宗教的国君，专制的军阀和令人憎恨的苛税征收者的角色。为了进一步加强教皇的统治，使官僚机构和外交使团工作更加有效并改进军队的作战能力，在罗马的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也逐渐从一个国际性组织转变成一个更加纯粹的意大利组织，无论是从人员构成上还是从其发展前景上来看。然而，随着日益壮大的法国瓦劳伊斯人和奥地利、德国以及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皇室，教皇的权力受到影响，此时期的教皇制度在欧洲舞台上成为一个不再举足轻重的角色。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00~1558年）让其东正教的雇佣军制造了残忍的罗马洗劫，这对教皇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无疑是一种嘲讽。而随之而来的土耳其人对意大利和东欧的再三突袭，以及他们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衰败之后对地中海地区日益扩大的统治权，都成为对教皇统治的嘲讽。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不仅是世俗的，它同时也是腐败的。教皇通常任命他们的亲属为高级官员，全然不顾有无功勋（任人唯亲作风）；同时，又将王朝封赏的家族领土脱离出教会的领地（让渡土地）。牧师们则很少受到良好的教育，玩忽职守，疏于管理。职位的买卖成为寻常之事（买卖圣职罪）；仅仅一个教会职员就可以从许多其他职位中获得额外收入（兼职），而实际上没有履行任何职责（故意旷职）。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具有优越感的教会根本不会对欧洲普遍认同的前程的诋毁和践踏；给个好价钱，任何罪行都可以得到赦免——只要出钱购买被相信能够减轻炼狱惩罚的免罪的恩惠。因此难怪像马丁·路德（1483~1546年）这样的改革者们都视教皇为反基督者，视罗马为巴比伦¹。甚至于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亲自任命的由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组成的精选委员会在1537年都汇报说：教会似乎“摇摇欲坠，事实上，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与伊拉斯谟一样，对于这个委员会而言，教会之所以受到谴责的主要原因在于教皇以及教皇对权力的过度追求。

教皇大都把教会看作是帝王权力和教皇制度权力的代表——既是精神上的，也是现世的——同时又把这种权力当成至高无上的、普世的和绝对的。他们自己是基督在地球上的新的象征；正如基督曾全权授予圣彼得他的权力



图4 卡拉道索为尤里乌斯二世设计的罗马教皇的三重冠（方石英；1452~1526/27年）。

¹ 巴比伦，奢华淫靡的城市，任何大的富庶的或罪恶的城市——译者注

一样，根据圣彼得的继承学说，每一个继承的教皇都因此（这个“因此”是缺少圣经权威的，他们只是伪造了一个经不起推敲又极易被推翻的牵强联系）成为基督的教区牧师。

教会议会，作为教会统治的竞争模式，规定教会的权力属于经常性召集的由主教构成的理事会，而教皇应服从于理事会的命令。由于教会改革的急迫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不可避免的需要召集一定数量的理事会。但是通过控制理事会的代表，教皇仍然能够避开那些针对教皇最高权力的挑战。

而憎恶教皇制度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干涉的罗马贵族、商人和公共官员们也开始向教皇权威提出挑战。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当教皇参加他的后加冕礼，穿过城市从圣彼得教堂往拉特兰宫行进的时候，罗马人常常粗鲁的试图将教皇从他的马上拉下来，或者一旦即位便迫使教皇被流放，还有其他的未能成功的方法如试图行刺教皇等等。当一个教皇死去时，平民们常常亵渎他的画像、掠夺他的财产并且控制整个城市直到新的教皇被选举出来。即便是在文艺复兴后期，当教皇完全统治了罗马以后，还经常有许多不满的贵族成为罗马郊区的土匪，不断地滋扰旅游、贸易和农业生产。

然而，北欧的基督徒们发起了目前为止对教皇权力最大的挑战，并最终彻底地抵制教会。他们相信人类是生来有罪的，只能“因信称义”，因此，悔悟、告解、苦修、善行甚至于弥撒本身都对人类的拯救毫无意义。他们抵制整个牧师时代的僧侣制度：从教皇开始一直到各个级别，结束现时普遍的所有信仰者的牧师时代。许多基督徒依然相信弥撒（圣餐）的面包和酒，将它们视为自我牺牲的基督的简单代表；天主教徒则不然，他们把面包和酒看作是从本质上具有救世意图的东西，是牧师用神秘的力量将他们转换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圣餐的变体）。所以，既然基督徒视《圣经》为惟一的权威，他们便抵制所有的随之而来的教会历史和传统，而这些正是天主教的信仰和教义的根基所在。

面对着这种充满挑战和变化的局势，教皇制度勇敢地重申了教会的历史和传统。同时，教皇鼓励全意大利范围内的经典文化的复兴，在当时被称为重生（新生）——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复兴”一词的源词。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部分在于罗马的丰富的废墟将古代的遗物生动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更为重要的是，被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界的学者和教师）重新恢复的古罗马（尤其是帝国时期）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能够支持教皇对世界统治的主张。在思想体系上利用罗马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于人们的一种信仰，即：上帝安排了奥古斯都大帝（公元前63~公元14年）时期的世界和平，目的是在奥古斯都的领地内建立基督耶稣的精神帝国。当康斯坦丁大帝（285~337年）于14世纪早期皈依基督教时，教会随即与罗马帝国联合起来。尽管在1440年洛伦佐（1407~1457年）已经证明记录了这件著名捐赠事件的文件是18世纪的伪造物，人们始终相信在将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把罗马城、西帝国和帝国的王权捐给了教皇。但是，正如伊拉斯谟所描述的那样，尤里乌斯用马基雅维利的犬儒主义观察一切，他相信康斯坦丁大帝遗赠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样于他有利：这正证明了他要成为新的君主的主张。类似地，当尤里乌斯二世代替尤里乌斯·恺撒出现在庆功的游行中，或如伊拉斯谟所描绘的那样，被称作朱比特，尤里乌斯二世通过联合重新编排了古典历史和神话的权威依据，以此主张教会财产和神权的至高无上。因为伊拉斯谟并不赞同这种思想体系，因此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异教徒的行为。而教皇以及教会高级官吏之所以根据古代设计原则重建罗马的街道和广场，并用古典图形和色彩重修教堂和宫殿，其目的在于面对各界对教皇权力的巨大挑战申明其思想体系的主张。

罗马的农业非常发达，但它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不同，并不是银行业、手工业、贸易和交通的中心。恰恰相反，罗马的存在依赖于教皇制度下的官僚们和那些朝圣者，没有他们所带来的收入，罗马无法继续生存。因此，在所谓的“巴比伦囚禁”时期（1309~1377年，教皇制度在法国的一个附属国亚威农的统治时期）和“宗教大分裂”时期（1378~1417年，当时各个秘密会议和理事会纷纷推选，先后选举出8个教皇，在同一时期，至少有2至3个教皇在罗马之外的领地上宣称其拥有最高统治权），罗马的人口从35,000下降到17,000，比当时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甚至锡耶那的人口数量都要少得多。

而当15世纪早期教皇永久性返回之后，罗马

图5 拉斐尔，《尤里乌斯二世像》，约作于1511~1512年，板面油画，108cm×80cm，伦敦国立美术馆。



又开始了它的发展并日趋繁荣。迎合朝圣者的服务项目再次使人们成群结队的奔向罗马寻求宗教赦免和精神滋养，朝圣者数量在正常年份达到30,000人次，而每逢25年一次的“年节”（又称“圣年”）其数量超过100,000人次。同时，教皇法庭的重新壮大也促成了包括教堂、宫殿和豪华府邸在内的建筑上的繁荣。到1600年，罗马的人口已达到100,000，成为除了伦敦和巴黎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

15世纪早期，罗马的学术成就和艺术曾一度濒临死亡，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成为欧洲最伟大的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原因主要在于教会提供的资助和支持，吸引了大批来自意大利各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学者和艺术家。特伦特议会（1545~1563年）以及后来的教皇委员会的宗教法规和教义，澄清了教义，将祷文和神圣之书统一标准，同时纠正了任人唯亲作风、转让教会土地、买卖圣职、兼职、故意旷职和交易赦免恩惠等最严重的权力滥用。1542年重新成立的宗教裁判所极力主张正统的宗教信仰，而1571年创立的集书目录通过禁止一些异教书目而压制了新教的思想主张。教皇制度开始优先考虑对牧师适度的教育和门徒履行神职的有效监管。在教皇的许可下，许多像耶稣会这样的新兴民间社团（因为宗教及慈善目的而组成的团体）和宗教社团纷纷成立。旧时的社团被改革，开始要求更加严格的管辖权、惩戒以及对誓约的履行。教皇重新开始以更大的气势继续他的使命：让全世界臣服、开化并皈依基督教、为基督的再世作充分准备。瓦劳伊斯和哈普斯堡之间的战争已经把意大利变成了各个皇朝权力相争的战场，而教皇政权则积极推进他们之间的和平。究其根源，是因为如果没有和平的局势（最终随着1559年卡都-康布雷和约的签定而取得），大部分的欧洲政权都不愿在战斗中支持教皇政权与新教徒和

土耳其人作战（图6）。

教皇还在全世界范围，尤其是在新发现的“新世界”恢复了它的传教活动。1571年，圣军的海军队伍在黎巴托打败了土耳其人，由上万的胡格诺教徒组成的法国军队又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制造了大屠杀。这些不时的军事胜利以及出于忠诚而改宗和

图6 弗朗切斯科·塞尔夫安蒂，1538年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在尼斯签署和平条约，约作于1552~1555年（东南墙的详图）。壁画，法尔内塞大厅，法尔内塞府邸，罗马。

图中，保罗三世的左侧是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和哈普斯堡皇室君主查理五世的画像。

